

李白的政治幻想和艺术想象

孙绍振

(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,福建 福州 350007)

摘 要 李白在政治幻想中常常以为自己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,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,而实际上他的仕途是失败的。但当李白把才华运用于诗歌的艺术想象之中时,其创造性是超凡脱俗的,具有历千年而不朽的价值。绝句《下江陵》是李白在遭受政治打击之后创作的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作品,充分体现了诗人感觉的独特性。

关键词 李白 诗歌 政治幻想 艺术想象

中图分类号 I207.22

文献标识码 A

文章编号 1671-4970(2006)04-0058-04

李白有一首绝句《下江陵》:

朝辞白帝彩云间,千里江陵一日还。

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。

似乎浅显易懂,但从“解诗”的角度看,没那么简单。试从现象的还原开始分析。

事实上,李白那时的三峡行船有没有那么快呢?可能没有。不一定实地调查,光凭推理也就可知一二。古人形容快马“日行千里,夜行八百”。小木船,能赶得上千里马吗?没有那么快,偏偏要说那么快。这不是“不真实”吗?

关键是艺术家日行千里的感觉,由情感(归心似箭)决定。但是,感情一般地说,是很难直接传达的,越是微妙的感情,越是可意会不可言传。心理学认为,艺术感觉是一种“黑暗的感觉”,而且不通过语言区,所以抒情很有难度。西方古典诗歌,大多用直接抒情,其妙在情理交融,思想容量大,但是多不借助格律,易于抽象。而中国古典诗歌,大多通过诗人对景物和人物的感觉来抒情,故多情景交融,但是缺乏西方类型的叙事诗、史诗。经过几千年的平行发展,到了20世纪初,西方人倒是比较谦虚,感到直接抒情容易变成感情的喷射,还是中国的办法比较好,于是就学中国通过五官可感的“意象”来表现诗情的流派,叫做“意象派”。其间的道理,从心理学上可以得到一些解释。因为人类与自然和本身的交流只有一个渠道,就是感觉,除此之外无它。感觉有两种,一种是不动感情的感觉,是理性的科学的感觉;另外一种则是带情感的感觉,这就是日常的和艺术的感觉。

汉人构词透露了一点秘密,把情与感联系在一起,叫做情感,或者感情^①。理性的感觉是排斥感情的,所以科学家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,宁愿相信仪表刻度,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、眼睛和躯体。眼见为实,在他们那里,是幼稚的。一旦有了感情,特别是比较强烈的感情,感觉就受到冲击,就发生“变异”。如情人眼里出西施,月是故乡明之类,不是白发真有三千丈,而是因为忧愁有这么长。这是人类感觉的局限,也是人类生命的精彩。古典抒情诗人是多情善感的,不是一般的善感,而是善于变感。是通过“变异”了的感觉,来抒发感情,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胜之处。

如果像一些解读者那样一味拘泥于“美就是真”,按理性,把李白日行千里,改为日行几百里,可能比较实事求是,但是,读者的感觉受不到掣动,就感受不到诗人的感情了,也就谈不上艺术了。

与“快”有关的,又产生一个问题,越是快,越不安全。当年三峡有礁石,尤其瞿塘峡,礁石尤其厉害。关于三峡航行凶险的文献真是太多了。杜甫晚年的《秋兴》:

白帝高为三峡镇,瞿塘险过白牢关。

此外,还有古代歌谣:

滟预大如马,瞿塘不可下;

滟预大如猴,瞿塘不可游;

滟预大如鼍,瞿塘不可回;

滟预大如象,瞿塘不可上^①。

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中提到三峡的黄牛滩曰:

收稿日期 2006-04-10

作者简介 孙绍振(1936—),男,江苏盐城人,教授,从事文艺美学、文学批评研究。

①在英语里,不把“感”和“情”联系在一起,感觉性质的 feeling 和感情性质的 emotion,二者的档次的分别是很清楚的。

江水又东，径黄牛山下，有滩名曰“黄牛滩”。两岸重岭叠起，最外高崖间有石色，如人负刀牵牛，人黑牛黄，成就分明，既人迹所绝，莫得究焉。此岩既高，加以江湍纡回，虽途经信宿，犹望见此物。故行者谣曰：“朝发黄牛，暮宿黄牛，三朝三暮，黄牛如故。”言水路纡深，回望如一矣。

据对《水经注》有研究的陈庆元先生证实，所述均为顺流，从“又东”二字可见。“信宿”，两夜也。“信宿，犹望见此物”，言船在江上纡徐回转两夜犹望见“黄牛”。“三朝三暮”犹见“黄牛”，夸饰也，更见黄牛滩的迂回曲折。有些学者把这种现象当成是逆流而上，当有不察^①。

明明是，船行三峡并不是那么直线式乘流而下的，而是迂回曲折的，不是一天就可以通过的，光是黄牛滩，就可能要三天三夜。刘白羽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《长江三日》里想象当年的情景说：“这滪堆指的是一堆黑色巨礁。它对准峡口，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，直奔巨礁而来。你可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，船如离弦之箭，稍差分厘，便撞得个粉碎。”^[1]

但是，如此险恶的航行，在将近六十高龄的李白心目中居然不在话下。这更说明，李白当时是如何归心似箭了。学者考证，李白这首写得青春潇洒的诗，居然是他从流放途中归来之作。他一生只有两次从长江上游向中下游航行。早年出川，晚年因安史之乱中犯了一个相当严重的政治错误，从“充军”的途中归来，政治上获得“平反”，心情感到轻松，通过轻快的感觉得到淋漓的表达。

要了解这种心情，就需要知道李白此前的一场政治灾难。

李白这个人，在一般读者心目中，是个伟大诗人。在诗歌的境界中，他的想象的确是超凡脱俗的。但是，不幸的是，他每每不以诗人的想象为满足，常常把这种超越现实的想象引申到政治生活中来。这就产生了一种幻想，在他自己来看，是政治理想，但是，事实上，是政治幻想，他的自我感觉经常告诉他，自己不但是个政治家，而且是一个高级政治家，他在替人写的文章中剖析自己“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，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。使寰区大定，海内清一。”^[2]也就是可以当个安邦定国的宰相。不幸的

是，他并没有什么政治才能。诗人把情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审美心态，于政治实践水火不相容。但是，这并不是说，他政治上不热衷往最高当权者那里靠，看现存的《李太白全集》，吹捧权贵，巴结讨好的文章并不是个别的。毋庸讳言，他在这方面还是有一点着迷的。他的天真是始终没有意识到这诗歌的想象和政治幻想之间的冲突。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把这种矛盾描述得很生动。当政治上最好的机会来的时候，他却沉醉在诗的想象里：

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

杜甫描述的应该是有根据的。李白在长安，好不容易接近最高政治集团，和皇帝有了来往，一度也颇为春风得意。但是，他并没有抓住机会的本事，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政治贡献。在回忆到这方面的時候，他多多少少有点“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”心态，用诗人的想象加以掩盖：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（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）。可以说，一半是真情，一半是自慰。口头上说，他不屑；但实际上，是浪费了对他来说也许是最宝贵的机遇。他的浪费不完全是出于清高，出于不屑于俗气地去干谒。在李白的心里，的确有诗人纯洁的一面，但是，他也有大俗人的一面，不像他诗歌里幻想的那样超凡脱俗。阅读李白的诗文，会发现有两个李白，一个在诗里，是十分纯洁而且清高的；一个是散文里，非常俗气，对于权贵的吹捧和对自我的吹嘘，竟然不乏肉麻的言词。虽然，他没有像他的朋友杜甫那样去参加科举考试，更不会像杜甫那样把考不取的经历（“忤下考功第”）写在诗里（《壮游》），至于像杜甫那样去献肉麻的《三大礼赋》，这种事情他更是不屑了。但是，在当时，在政治上获得机会的办法很多，连在终南山归隐也是一种“捷径”。懒得参加科举考试，并不妨碍他走另一条捷径：以自己的诗歌和散文向当权者进行自我推销。以诗文开道，这个办法，当时是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并不觉得俗气的门径。李白也未能免俗。他确也下了一点工夫，用他最为拿手的诗的幻想去奉承，去巴结天子和他周围的“权贵”。在今天还非常流行的李白诗歌中，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其中涉嫌“谄媚”的话语。一些不太高明的歌功颂德之作，一般的宫体诗也就算了，但是，如《清平调》，奉皇帝之命歌颂杨贵妃却不能说是多么光彩的：

①这首歌谣，有版本的差异。“滪预”通常作“滪”。宋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六（中华书局1979年版）作《淫预歌》，“淫预”即“滪预”。“滪”。《乐府诗集》仅四句：滪预大如马，瞿塘不可下。滪预大如牛，瞿塘不可流。明冯惟讷《古诗纪》卷四十三（《四库全书》本）滪预大如马，瞿塘不可下。滪大如象，瞿塘不可上。清杜文澜《古谣谚》《俗传滪堆语》：滪大如象，瞿塘不可上。滪大如马，瞿塘不可下。滪大如牛，瞿塘不可流。滪大如鳖，瞿塘不可绝。滪大如龟，瞿塘不可窥。滪大如服，瞿塘不可触。《古谣谚》卷三十一。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8：450。

②《升庵诗话》：“古乐府，朝见黄牛，暮见黄牛，三朝三暮，黄牛如故。”李白则云：“三朝上黄牛，三暮行太迟。三朝又三暮，不觉鬓成丝。”其实，李白诗题是《上三峡》，逆流而上，当是流放之时所作。
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
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
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
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新妆。

奉承杨贵妃是瑶台月下的仙女，可以比得上汉朝的著名宫廷美女赵飞燕之类，这样俗气，这样可以列入卑格的诗作为什么竟选入了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实在使人百思不得其解。如果是歌颂皇帝一般的小老婆，当时，特别是后世的读者，大都可以宽容。但是，这个杨贵妃偏偏又是名声很坏的。被认为是和哥哥杨国忠一起弄权，妒贤害能，腐败专权，酿成安史之乱，国家陷于战火，生灵涂炭。在皇帝逃难的途中，对于杨家兄妹的愤恨居然引起兵变。结果是这位权倾一时的贵妃被杀了。可见她的民愤之深。不管当时的战乱杨贵妃要负多大责任，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——她在当时是人神共愤的。李白偏偏歌颂了这样一个角色，吃力不讨好，还在他的人格和诗篇上留下了污点。也许，就是为了替他洗刷这一点，一些爱好他的诗歌的人士，炮制了一些传奇小说，说他在“醉草赫蛮书”之际，对杨贵妃如何傲慢。

就是这样谄媚，皇帝还是不欣赏他，他还是免不了被皇帝“赐金放还”。他的政治命运就注定没有太大希望了。正如杜甫后来回忆所说：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（《梦李白》）。李白不能不强打精神，离开了长安，做出一副潇洒的姿态，去云游名山大川，求仙问道。这时候诗人又沉浸在另一种幻觉之中，时常觉得自己飘飘欲仙，似乎有希望达到长生不老境界。关于这一点，有些令人弄不清，他究竟是真的相信长生不老之术，还是像杜甫所说的那样“佯狂实可哀”（《不见·近无李白消息》），连杜甫也搞不清他究竟是不是可悲地装疯卖傻。但从他的《代泰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中看来，他是不满足于“餐君紫霞，荫君青松，驾君虬龙，一朝飞腾，为方丈蓬莱之人”的^[2]。从一系列的游仙诗作来看，这和他赞美的饮酒一样，有同样的麻醉自己的功能。他在《春日醉起言志》中，说“处世若大梦，胡为劳其生。所以终日醉，颓然卧前楹。”沉醉于自己制造的幻觉中，有一点是很真诚的，就是人世间，不过是一场梦，用他自己话来说，人生如“白驹过隙”而已，认真不得的。不管是游仙，还是饮酒，都是为了获得一种幻觉，免得太痛苦。

唐明皇在狼狈逃难途中，把帝位传给了太子。任命他为天下兵马都元帅。同时让其他儿子招兵买马，征讨叛乱。这时，在江南东道，有个永王李璘，居四镇之重，有点野心。他就抓起枪杆子来，扩充军事力量。同时，他也不知道，光有枪杆子是不够的，还要

有笔杆子，为自己扩大统治基础，大造舆论。正好，李白就在附近。据李白后来回忆，是在庐山附近。永王就地取才，只花了“五百金”，不算太大的投资，就把李白招致门下。

如果不是这个永王，李白可能要长期沉醉在他飘飘欲仙的幻觉之中。

永王李璘把李白找到他的幕府里去了，也许给了一种高级顾问的空头名义。李白当然很兴奋，自我感觉突然好了起来，于是又产生了一种幻觉，这是李白的第三个幻觉：觉得自己不但是个政治家，而且是个军事家了。他一连写了十一首《永王东巡歌》，其中之一，是这样夸耀自己的：“但用东山谢安石，与君谈笑静胡沙。”

李白突然觉得，自己和下下棋就轻轻松松打败符坚的谢安差不多。但是，天才诗人的军事家的幻想又一次在现实面前被粉碎了。

中央王朝方面很快就发现南方兄弟有野心，虽然安史还没有扫荡，但是，二元化领导的危机比之异族叛乱还危险，政权分裂，迫在眉睫。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立即付诸实施。后来，永王战败，李白当了俘虏，成了罪犯。这种罪名，属于大逆不道，连李璘都被杀了。李白这下子闯了大祸。罪名说轻点，也有点像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所说的“上了贼船”。在当时是很可怕的。

这时的李白已经快六十岁了，其处境之狼狈，可想而知。他能做的，也就是在诗中狡口抵赖，说什么“迫胁上楼船”之类，在《雪谗诗》中，干脆就用比喻来含糊其辞了：“白璧何辜，青蝇屡前。”擢发续罪，罪乃孔多。”自说自话，欲盖弥彰。也许有关当局觉得李白没有多大的危害性，结果是判了个流放夜郎（贵州铜梓一带）。这一幕如果在余秋雨的笔下，大概又要感叹一番：一个旷世天才，居然被押解到蛮荒之地去，天地应当为之低绕，史家的笔都要颤抖的。可叹，天才诗人不了解自己，常常忘记不了自己“颇涉霸王略”，想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（“将期轩冕荣”）。但是，艺术上的天才有几个不是政治上的外行？李白注定了要颠颠倒倒，一次又一次地碰钉子。最惨的时候，竟然弄得很孤立，他的朋友杜甫对这一点，说得极其沉痛：“不见李生久，佯狂真可哀。世人皆欲杀，吾意独怜才。”

弄到“世人皆欲杀”的程度，真是声名狼藉了。如果杜甫像我们今天热衷于借名人炒作自己的文士那么聪明，就不会这样冒反潮流的风险，公开同情一个落难的书呆子了。赶时髦，厉声逼迫李白忏悔，不符合杜甫这个忠厚人的天性。但是李白，是不是像杜甫所写的那样，感到可哀，可悲呢？这已经不重要

了。王命不可违,年近花甲的天才诗人,只得踏上了充军的路程。幸而,过了长江之后,正巧关中干旱,皇帝老子大赦天下。就在他流放的半路上,来了一道赦书,把他赦免了。这就是李白自己后来所说的“中道遇赦”。

再回到这首诗上来。这时的李白,心情当然是轻松无比的。不但政治帽子没有了,而且可以和家人团聚了。李白毕竟是李白,青春焕发的感觉油然而生,居然不把三峡航道中的礁石,把航行中的凶险放在心上。

一个从政治灾难中走出来的老诗人,居然能有这样轻松的感觉,甚至让后世一些研究他的学者狐疑,不可思议,如此充满青春朝气的诗作,竟然出于一个花甲老人之手。但是,李白的可爱、可敬、可笑、可恨,全在这里了。当然,他也做了一点检讨,说自己上永王的贼船是“空名实自误”。这里,起作用的不仅仅是他的心情,还有他那永不衰老的艺术幻象。如果把心里的轻松都直接说出来,用浪漫主义诗人的说法,自然流泻出来,我心里很轻松啊,我感觉很安全啊,也就不成诗了。

作为诗,一般来说,把感情直接说出来,是很难讨巧的。感情是审美的核心,但是感情直接表达是非常困难的,也是很难动人的。所以中国古典诗和西方许多古典诗歌一样,经营出一种方法来让读者获得感染,这种方法,就是把感情化为变异了的感觉,感情不易于直接感染人,而感觉,尤其是被感情所同化了的、所变异了的感觉却具有感染人的功能。你说春天来了,很美啊!读者是没有感觉的,如果你像李白那样,说“寒雪梅中尽,春从柳上归。”读者感觉马上和你沟通了。

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,还没有全面回答李白为什么觉得他的船非常轻快、非常安全地飞越了三峡呢?

现成的回答是:他心里的感觉,归心似箭嘛。

但是,这个回答并不能使未知欲特别强烈的读者满意。

问题在于,明明是他的心里感觉到轻松,可是他偏偏不说“轻心已过万重山”,而说“轻舟已经过万重山”。问题还在于,如果他真的说“轻心已过万重山”,还有什么艺术感觉可言呢?但是,他说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,就能让人体验到他一身轻松,归心似箭的情绪了。古典诗话上说,李白这首诗的诗眼是一个“轻”字,似乎还不太贴切,因为它忽略了“轻舟”与“轻心”之间微妙的差异。理论阐释,非常艰难,但是,在李白却轻而易举,驾轻就熟,这是诗人的才华在起作用。

一字之异,诗人的感觉和俗人的感觉划出了分水岭。

在这种幻想境界里,李白是超凡脱俗的,诗人的幻想,不像他的政治军事幻想那么不堪一击,而是历千年而不朽。也许正是因为这样,雪莱才非常夸张地把诗人抬到为生活立法的高度。

当然,雪莱的话肯定是有点过分了。这首诗虽然才气横溢,但是,也不是没有一点缺点。最明显的瑕疵就是第二句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“还”字。这个字可能给读者两种误解。第一,好像朝辞白帝城,晚上又可以返回的样子。第二,好像李白的家,就在江陵。一天就回到家了。事实是,李白并不是要说,一天就能回到江陵,他的家也并不在江陵。他这样用字,一来是囿于酃道元的《水经注》中“朝发白帝,暮到江陵”的传说,其次就是为了和“山”和“间”押韵了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天才诗人毕竟还是一个人,虽然不俗,但是,毕竟还不能绝对完全超越世俗文字之累。立法者同时也必须是守法者。

这样说,好像对伟大诗人有点不敬,但是,李白当年写这首诗,也许是乘兴之作,才气所到,字句并不一定推敲得很精细。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刘白羽.刘白羽散文选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8:224.
- [2]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[C]//李太白全集:第三册.北京:中华书局,1957:1131.

